

危机与重塑:1997~2010 金融体系国际竞争力 *

甄 峰

[摘 要]在经济规模增长和经济实力增强的同时,中国开始寻求在国际金融体系中更大的话语权。本文利用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公布的1997年至2010年国际竞争力数据,对全球主要经济体十余年来金融体系国际竞争力的动态变化,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带来的竞争力衰退展开分析。研究表明,中国金融体系国际竞争力处于全球中等水平,在2006~2007年达到最好状态,随后受金融危机影响出现衰退,但情况好于发达国家,近10余年来金融体系硬实力较软实力有更大的提升。中国金融体系未来发展仍需在竞争软实力上着力,以金融创新推动竞争力提升。

关键词:金融体系 国际竞争力 金融危机 衰退 创新

JEL 分类号:G15 G20 G38

一、引 言

自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撰文提出改革国际货币体系之后,我国在多个国际场合发出了中国寻求国际金融体系更大话语权,提升金融体系国际竞争力的信号。这反映出经过改革开放30年来的快速发展,我国的经济实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但金融体系的整体水平还不能与之相匹配。一方面,我国有着居世界首位的外汇储备规模,在IMF的投票权居美、日、德、法、英之后列第6位;另一方面,在商业银行、金融市场、投资环境等方面我们又面临严峻的挑战和繁杂的改革任务,在外汇储备,人民币汇率改革,乃至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面临国际市场和国际政治的双重压力。如何面对金融危机的冲击,全面衡量我国金融体系国际竞争地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

金融体系国际竞争力是一个难以量化和准确定位的话题,它一方面构成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分支,另一方面又是银行、企业、市场、投资等微观话题的背景,但对它进行专门量化研究的文献还为数不多。从国外文献来看,量化研究的理论基础主要是国际贸易理论、产业竞争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Porter,1985,1990),实证研究则主要由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WEF)和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and Development,IMD)来完成,他们强调“资金融通有助于价值增值活动,且发展良好和国际一体化的金融部门将有力支持国际竞争力的整体发展”。在1996年两家机构关于国际竞争力的合作研究破裂后,WEF的研究强调关键指示性指标的分析和主流学者的经济学判断;IMD则侧重于国际竞争力体系下的指数分析,并以年鉴方式提供大量指标和数据,为使用者的应用研究提供空间。IMD对金融体系国际竞争力的研究也分为两个阶段:2001年之前将金融体系作为国际竞争力的8个构成要素之一进行独立分析;2001年及之后则根据发达经济体的特征,将国际竞争力的8个要素压缩为4个要素,将金融体系中有关宏观调控和央行政策部分分解到经济运行要素下,将商业银行、资本市场等微观因素分解到企业效率要素下展开分析。

* 甄峰,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0ZD&54)、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20100480239)、中欧社会科学合作研究项目(COREACH-64-094)的阶段性成果,作者感谢东盟与东亚经济研究所(ERIA,雅加达)2010财年项目资助。

从国内对金融体系的相关研究来看,一个方向是承袭IMD的研究框架,并在此基础上重点对中国的金融体系竞争力进行深入分析,如中国国际竞争力发展报告(课题组,1997,1998,2000,2001),以及对金融体系竞争力的专题分析,如赵彦云和王涛(2000)对金融体系竞争力的理论和应用实证分析。另一个方向是以“金融生态”为主题展开的相关研究,如李扬等(2005)将经济发展、企业诚信、地方金融、法制环境、社会保障等作为金融体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进行量化和分析,徐诺金(2005)从金融发展和环境作用的影响力来综合考察与金融发展有关的法制、诚信、企业、行政等金融体系发展问题,李正辉和万晓飞(2008)则利用IMD数据对金融生态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

本文在金融体系国际比较数据的支持下,建立量化金融体系国际竞争力的跨年度多国比较模型,展示我国和世界主要国家1997年至2010年竞争水平和特点,重点讨论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并从硬实力和软实力两个方面进行解析,在相关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我国金融体系国际竞争力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和提升方向。

二、金融体系国际竞争力模型

(一)金融体系国际竞争力钻石模型

本文以1997年至2010年IMD《国际竞争力年鉴》的国际可比数据为基础,构建了可以在时间和国家(地区)两个维度进行比较的金融体系国际竞争力钻石模型。该模型将金融体系国际竞争力阐释为中央银行、商业银行、资本市场、投资环境、企业金融5个竞争要素(图1),即从货币当局、核心企业、市场与投资、实业需求等方面考察金融体系作为经济发展的核心部门之一,在自身优化和推动经济发展中的表现,以及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力量对照。

金融体系国际竞争力钻石模型反映了两组平衡力的作用:一是金融部门的规模与效率,即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金融部门应当是具有一定的规模,达到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水平,同时也应当在规范和运作上保持较高的效率;二是金融市场的活跃与稳定,即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金融市场应当是融资和交易活跃的市场,但同时需要制度规范来保证市场的稳定。

从要素设计的指标内涵来看,中央银行竞争力考察一国或地区的宏观金融和调控能力,其中用国家储备反映可调动的金融资源,利率、汇率反映调控手段,同时考察货币信用和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力。商业银行竞争力反映商业银行作为核心金融企业推动该产业竞争的能力,其中银行资产和利差反映产业规模和效率,人均信用卡交易量反映产业发展水平,一组软指标反映商业银行在人才、制度和支持经济发展上的能力。资本市场竞争力从规模和效率方面考察资本市场的发展实力、规范和活跃程度。投资环境竞争力将投资导向作为活跃和发展国际金融的重要因素,考察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金融通环境的创造。企业金融则从产业需求方讨论信贷、股票等金融活动和金融环境在推动实体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二)研究数据

模型选择了38个指标(附表1),对全球50余个主要经济体^①进行量化研究。数据来自19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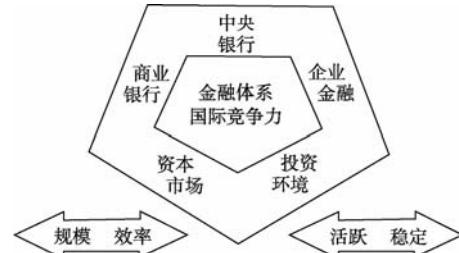


图1 金融体系国际竞争力钻石模型

^① 部分国家在个别年份有数据缺失现象,如秘鲁、哈萨克斯坦等,使各年参与比较的经济体个数略有差异。

年至 2010 年 IMD《国际竞争力年鉴》。该数据有两类指标:一类是来自国际机构的统计数据,一般是年鉴年份之前 1 年的数据,称之为“硬指标”,如 2010 年年鉴中的 GDP 是各国 2009 年的数据;另一类是 IMD 组织的高端调查数据,每年 3~4 月间对全球 5000 位左右的中高层管理者进行问卷调查,是年鉴出版年份的数据,称之为“软指标”,如 2010 年年鉴中的“金融教育是否充分”是对 2010 年状况的调查。两类数据共同构成对 2010 年竞争力的评价。

(三) 竞争力指数的计算和应用分析

竞争力采用多维密集测度方法,指数的计算强调信息综合的直观简捷和对竞争力模型结构的尊重:首先将数据可比化处理,通过公式(1)得到单个指标的可比数据;其次利用公式(2),在对称性设计的支持下,通过两级等权汇总计算竞争要素指数(R_i)和竞争力综合指数(R)。该方法的优点可参见甄峰等(2008)的讨论。

$$r_{ij} = 100 \times \Phi\left(\frac{x_{ijk} - \bar{x}_{ij}}{S_{ij}}\right) \quad (1)$$

$$R = \frac{1}{5} \sum_{i=1}^5 R_i = \frac{1}{5} \sum_{i=1}^5 \sum_{j=1}^{n_i} r_{ij} \quad (2)$$

上式中 $i=1, 2, 3, \dots, 5$, 表示竞争要素; $j=1, 2, 3, \dots, n_i$, 表示要素下的指标, n_i 为第 i 个竞争要素下的指标个数,取 7~8; $k=1, 2, 3, \dots, 713$, 混合了参与比较的 50 余个经济体在 14 个不同年份的取值(pooled data),实现时间上和国家间的双向可比; $\Phi(x)$ 用于计算标准正态分布函数的函数值。

从一般意义上讲,竞争力模型设计和指标选择为我们建立了金融体系研究的信息平台,指数是简明直观反映主题的方式,多维数据则为应用研究提供了广阔空间。本文在以下两个方面展开了分析:一是将金融体系竞争力的硬指标和软指标分类进行标准化处理后,分别汇总为金融体系竞争力的硬实力和软实力,从两个维度反映不同经济体的特征;二是在 1997 年以来时间序列数据的支持下,通过非参数方法讨论此次金融危机带来的金融体系竞争力衰退问题。

三、1997~2010 全球金融体系国际竞争力变迁

(一) 金融体系国际竞争力演化

竞争力是一个发展主题下的综合实力较量,既包含自身绝对实力的增长,又包含与其他地区相对实力的较量。从 1997 年到 2010 年,全球金融体系国际竞争力演化有如下特征:

一是整体竞争水平有所提升,但提升幅度不大。从图 2 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比较来看,1997 年以来的整体发展趋势是向上的,但无论发达还是发展中经济体,提升幅度并不是很大,如美国、新加坡的综合竞争指数在 70~80 之间波动提升,中国的综合竞争指数在 40 上下波动。

二是 2008 年前后的金融危机给大多数国家的竞争力带来了异常明显的衰退,部分国家和地区的衰退甚至超过了 10 余年来的增长幅度,如美国从 70 以上的水平跌到了 2009 年的 52.4,香港、新加坡都从 70 以上的水平跌到了 65 左右,金砖 5 国也从 2007 或 2008 年开始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

三是此次金融危机影响的竞争力普遍衰退在 2010 年有所好转,多数国家和地区竞争力水平开始止跌回升,或减缓衰退速度,反映了国际金融形势的好转和管理层的乐观预期。

四是发达经济体的竞争力演化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活跃型,包括美国、英国、瑞士、香港、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地,它们在 10 余年来一直处于发展状态,多在 2006~2007 年达到历史最好水平,而后受此次危机影响明显下滑;另一类为稳定型,包括德国、法国、卢森堡、加拿大等地,它们在 1999~2000 年间已达到一个稳定的高水平,而后在这一水平上波动,近 10 年来变化不大,此次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虽然也很明显,但衰退相对前一类要小很多。

五是主要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金融体系竞争力都有一个较为明显的提升,多在2007年前后达到最佳水平,此次金融危机带来的衰退明显,但衰退程度小于活跃的发达经济体,如俄罗斯和印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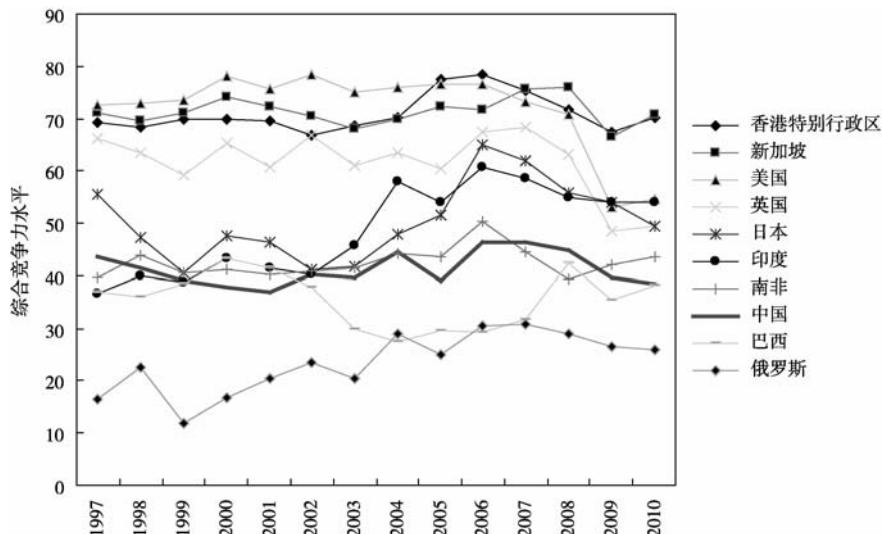


图2 1997年至2010年部分国家和地区金融体系国际竞争力综合指数变动

(二)金融体系竞争的硬实力与软实力

为了更为清晰地展示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力态势,我们根据指标的性质将金融体系国际竞争力分解为硬实力和软实力两个维度。图3给出了2010年主要国家和地区两类竞争力的分布情况,并用“97”字样标明了其中10个国家和地区1997年的状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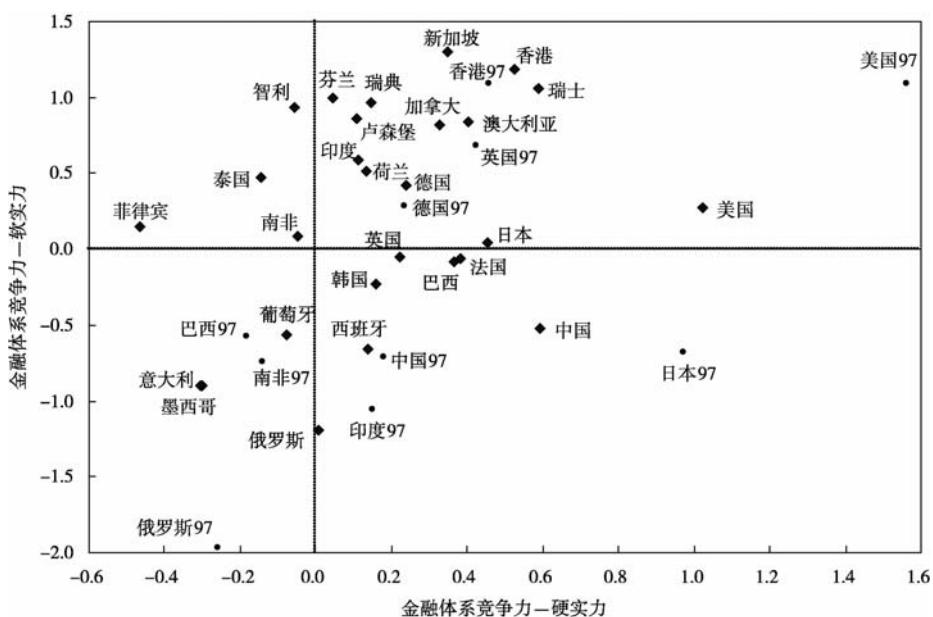


图3 2010年主要国家和地区金融体系竞争硬实力和软实力对照

从2010年的情况来看,虽然受到危机的影响,但多数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金融体系竞争力在硬实力和软实力上都有较好的表现,即无论在金融市场的规模效率,还是在制度和企业融资环境等

方面均具有较好的表现,多处于第一象限,如美国、香港、新加坡、瑞士等。

中国和巴西具有较高的竞争硬实力,主要体现在国家储备和资本市场规模上,以及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投资环境吸引力,但竞争的软实力不足,主要表现为商业银行效率不高,企业融资环境不畅。

智利和南非具有较高的竞争软实力,主要体现在其投资的吸引力较强,企业融资环境优良。印度作为发展中大国,在金融体系竞争的硬实力和软实力上都已有不错的表现,其突出特点即在各个竞争要素和多数指标上的表现都比较均衡,在图中落在对角线附近。

图3中10个国家和地区1997年到2010年的金融体系竞争力变迁,代表了几类典型的金融体系竞争特征。美国和英国作为金融体系最为发达的国家和最为活跃的金融市场,竞争硬实力和软实力均受金融危机影响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衰退,但仍保持了其硬实力方面的绝对竞争优势。

德国和香港分别作为稳定型和活跃型国家和地区的代表,体现了成熟的金融体系竞争格局,竞争的硬实力和软实力相当,十余年来两者的变化虽然不大,但总体是向前发展的。

日本从上世纪90年代初即出现明显衰退。图2表明其1997年以来是走出低谷逐渐复苏的过程,这一过程中,其金融体系硬实力受到很大影响,衰退明显,但仍处于最具实力的国家范围,其软实力则在20余年来的衰退和复苏过程中逐渐得到恢复。

中国10余年来金融体系竞争的硬实力快速提升,但软实力变化微弱,这与我们的经济发展轨迹密切相关:以低成本和出口为导向的发展快速聚集了金融资源,但在金融体制和制度建设上仍有很大改革空间,金融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相对而言,巴西、印度、南非和俄罗斯在竞争软实力上则有非常明显的提升。

四、危机下的金融体系国际竞争力衰退

在本文所用的一个相对完整和可比性强的数据样本期内,包含了1997~1998亚洲金融危机,到2000年IT泡沫,再到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发展过程。三次范围不同,强度不同的危机给金融体系的国际竞争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本文应用非参数方法^①从两个方面进行了检验。

(一)全球主要经济区金融体系竞争衰退

首先检验1997~2010这一历史周期中不同经济区^②金融体系竞争力的平均变动情况(表1)。平均来看,如果1997年以来竞争力是持续增长的,那么各列的平均秩应当是稳定上升的,最大值出现在竞争实力最强的年份,若出现波动,则各列平均秩的大小随该组经济区自身竞争力的强弱而波动^③。

从表1的Chi方检验来看,除金砖5国外5类经济体的竞争力波动均是显著的。1997年以来金融体系竞争力的变动有4个显著特征:一是不同类别经济体均在2000年和2006~2007年出现了两个竞争水平高峰阶段,分别是IT泡沫和次贷危机前的高涨和膨胀阶段,而这两个阶段均是由美国金融市场主导的。二是2008年金融危机所带来的竞争力衰退是十分明显和剧烈的,2009年除金砖5国外各类经济体均跌入竞争力低谷,且越是发达国家和金融中心,竞争力跌落越为明显,债务危机又使欧盟2010年的竞争状况雪上加霜。三是包括中国在内的金砖5国1997年以来基本处于一直向上的发展过程,仅在2006~2007年出现1个竞争高峰,且到目前为止的衰退程

① 非参数方法相对参数方法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和较弱的灵敏度,非参数方法检验显著表明衰退十分明显。

② “全球”指参与研究的50余个经济体,但其GDP已占到全球的95%以上;OECD不含2010年加入的3个成员国;欧盟15国即较早加入的西欧15国;金融中心含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瑞士、卢森堡、香港、新加坡、日本;东南亚含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台湾地区、马来西亚、印度、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韩国。

③ 但这种平均秩的比较仅在时间维度,即表1纵向同一类经济体上有意义,横向各类间不具有可比性。

表 1 1997 年至 2010 年不同经济体金融体系竞争力平均秩变动比较

	全球	OECD	欧盟 15 国	金融中心	东南亚	金砖 5 国
1997	6.0	5.4	4.6	6.3	8.3	4.6
1998	6.0	5.8	5.3	5.2	5.3	7.2
1999	7.7	8.4	9.9	7.6	6.0	4.6
2000	9.9	10.9	11.4	11.2	8.7	6.2
2001	7.9	8.8	10.7	8.8	5.4	5.2
2002	7.7	8.7	10.3	8.0	6.3	6.6
2003	6.4	7.0	8.0	5.7	5.4	5.8
2004	7.8	7.4	7.6	6.9	8.9	9.4
2005	7.9	7.6	6.1	7.1	10.0	6.8
2006	10.4	10.3	9.5	10.7	10.1	11.4
2007	10.2	10.3	10.7	11.2	8.3	11.6
2008	8.0	7.5	6.8	8.8	9.0	9.8
2009	3.6	3.0	2.1	2.8	3.4	7.8
2010	5.6	4.0	2.1	4.7	9.9	8.0
Chi ²	115.9***	115.5***	110.1***	42.4***	23.8**	19.8

注:Chi 方检验结果的显著性水平分别表示为:***0.01, **0.05, *0.1;

度是最轻的^①,其较长时期保持的经济快速发展态势对此次金融危机起到很大的缓冲作用。四是东南亚经济体受 1997~1998 年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非常显著,在 1998~1999 年均出现明显低谷,随后 5 年内的竞争力提升非常缓慢。在实体经济的支撑下,2010 年东南亚快速摆脱了危机的低谷。

(二)2008 年以来金融危机的衰退与回复

为了深入了解此次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我们对金融体系综合竞争力和 5 个竞争要素的竞争指数分别进行了衰退检验,即以 2006~2007 的竞争力高峰为基础,分别计算衰退最严重的 2009 年相对之前 3 年的竞争力指数变动与 0 是否有显著差异,以及这种衰退在竞争要素层的特征(表 2)。

首先,从金融体系综合竞争力来看,全球和 OECD 层面在 3 组对应年份均有显著的衰退,但衰退程度在放缓。相对来讲 OECD 代表的发达经济体衰退更为严重;包括中国在内的金砖 5 国竞争指数在此次经济危机中虽有下降,但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即衰退不显著)。

其次,从要素竞争力来看,中央银行竞争力作为主导货币政策的要素,已从 2008 年开始出现复苏,表明各国应对危机的政策调整是积极正向的。衰退最为严重的是企业金融要素,即危机对实业发展的信贷流动和投资信心影响最大。商业银行要素受到的影响是第二位的,即作为金融市场的直接操作者,商业银行相比其他企业具有更好的避险能力。资本市场要素受到的滞后影响最为明显,且在交易活力和信心上的衰退有扩大趋势,这种趋势在金砖 5 国体现得最为明显。投资环境要素的衰退在发达国家仍没有起色,但在金砖 5 国已转向复苏。

五、中国金融体系国际竞争力

中国金融体系国际竞争力经过 1997 年至 1999 年的调整后,基本保持了缓慢的提升趋势,近期也受到危机影响,但衰退程度比发达国家要小很多。排除此次金融危机影响的共同趋势,从要素竞争力层

① 从表 2 的检验结果来看,金砖 5 国近 3 年的平均衰退不具有统计显著性。

表2 走入低谷的竞争要素指数衰退与回复检验

		金融体系	中央银行	商业银行	资本市场	投资环境	企业金融
全球	2009~2006	-9.1	-5.3	-10.0	-4.5	-6.7	-19.3
	2009~2007	-8.9	-2.9	-8.3	-5.3	-7.4	-20.8
	2009~2008	-6.7	1.7	-7.0	-5.6	-5.9	-16.9
OECD	2009~2006	-11.4	-7.7	-11.7	-5.5	-7.9	-24.4
	2009~2007	-11.2	-4.1	-10.9	-5.8	-9.2	-26.1
	2009~2008	-8.0	2.1	-8.7	-5.3	-8.2	-19.9
金砖 5国	2009~2006	-4.0	-0.2	-6.6	0.4	-3.6	-9.6
	2009~2007	-3.2	1.0	-3.0	-1.8	-0.8	-9.8
	2009~2008	-2.8	2.0	-2.8	-5.0	0.2	-8.0

注:(1)全球和 OECD 范围内的指数衰退除“中央银行 2009~2008”在 0.1 水平下显著外,其余均在 0.01 水平下显著;(2)金砖 5 国的指数衰退除“资本市场”和“企业金融”历年在 0.1 水平下显著外,其余均不显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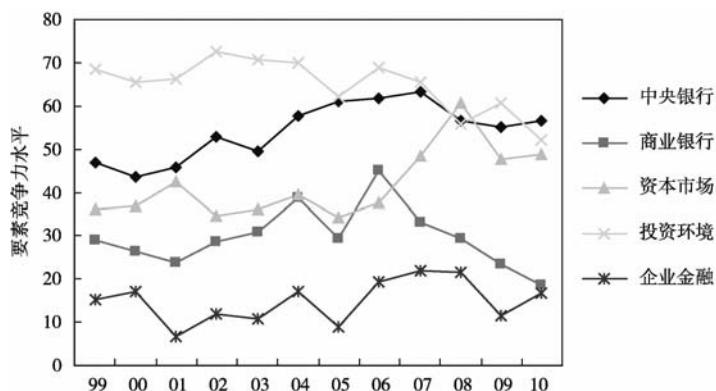


图4 1999年至2010年中国金融体系国际竞争力要素指数变动

面来看,中国的整体特点是竞争要素水平差异较大,金融体系参与国际竞争的均衡性还比较差(图4)。

我国中央银行和资本市场竞争力在世界范围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从时间变化来看属于提升较快的要素。其中中央银行的干预能力、调控能力和国家信用都有稳步提升,但在面对经济快速发展的适应性和支持力上面临挑战。资本市场的规模迅速扩大,市场活跃性逐渐增强,但在股东权益保障等法制建设和维护上面临挑战。

商业银行和企业金融竞争力处于中等偏下水平,与发达国家和地区存在较大差距,与印度、南非等国也有一定的差距,且发展较为缓慢,波动性强。商业银行改革仍需着力,银行盈利模式也需走向多元化,金融机构透明度和金融技术人才亟待提升。企业金融是看似与金融体系关系最弱,却最能反映金融体系竞争水平的要素^①,而我国的表现基本处于最落后的水平,主要反映在支持企业发展的信贷流动不畅、风险资本不被看好,企业融资困难。

投资环境是我国金融体系的竞争优势和表现最好的要素,多年来基本保持了前 10 位的水平,这主要得益于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大环境的吸引和投资激励效应,特别是外资激励的效应。近年来投资环境竞争力略有下滑,与我国调整经济发展模式,建立企业投资普遍国民待遇的调整期有关,但保持优势的大趋势不会受太大影响。

① 企业金融要素指数与金融体系竞争力的相关性在 0.9 以上,与商业银行要素的重要性不相上下,高于其他 3 个要素。

六、以金融创新提升我国金融体系国际竞争力

金融危机带来了考验,也带来了重新思考的机会,使我们对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对自身的发展阶段、相对差距和发展方向也有了新的考量。从危机到复苏的过程,应当是一个以创新引导改革,构建均衡发展金融体系的过程。

此次金融危机提出了发达国家金融市场是否“过度创新”的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创新主导了西方发达国家金融体系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持续繁荣,管理和组织结构创新优化了市场结构,高新技术的应用提高了全球市场的效率,监管模式的创新有效推动了金融市场的发展,可以说创新是发达国家金融体系竞争力保持强势和发展的灵魂。依靠创新走出危机,是西方学界和业界逐渐认同的观点。反观我国的金融体系,则是创新不足影响竞争力的进一步提升。后危机时代,我国经济持续增长下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在IMF等国际金融体系中话语权的提升,以及在外汇储备和战略资源等核心利益的改观,将是推动我国金融体系转型,金融体系各要素的竞争力提升和竞争水平均衡发展的大好时机。

就当前来看,中央银行竞争力提升需要在市场环境创造、平衡利率与汇率核心价格方面着力,特别是在汇率形成机制和定价技术方面有所创新,在利率与通胀关系之外,建立利率与资本市场和住房等核心资产之间价格的动态响应机制,与财政和税收政策共同推进民间资本和国际资本向实业倾斜。与此同时,需要推动我国商业银行的本土学习和竞争力提升,进一步提升商业银行透明度,推动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在风险管理、用人机制上缩小与外资银行间的差距;同时鼓励有条件的大型商业银行走出去,在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金融市场提供全方位的当地金融服务,不仅支持我国企业“走出去”战略,也将积极推动我国商业银行完善全球网络和融入世界市场。

资本市场竞争力的提高,一方面是市场制度的创新和完善,包括在监管、发行、交易、信用、投资人保护等方面继续积极探索,另一方面是产品和交易工具的创新,在风险可控基础上逐步推进交易产品和交易品种的多样化。与此同时我国投资环境在继续保持竞争优势的前提下,需要一个从量到质的变化,即在引资方式上有所创新,逐渐从地方政府在税收、土地等方面过度竞争性优惠,转向营商环境的创造和提升,逐渐从劳动力低工资吸引转向劳动力素质的竞争,进而推动投资环境升级,将投资环境优化、产业结构调整与城市化发展道路结合起来,实现投资环境提升与区域经济发展的互动。企业金融创新方向则应集中在融资渠道和融资模式创新,特别是支持中小企业融资和发展的创新,包括信贷产品和风险评估方式,资本市场支持等方面,以及在税收、财政上对企业融资和发展加强鼓励,建立经济发展的坚实实业基础。

参考文献

-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and Development (1997~2010): *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 Lausanne, Switzerland.
- Porter, M. (1985): *Competitive Advantage*, New York: Free Press.
- Porter, M. (1990):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 New York: Free Press.
- 国家体改委、中国人民大学、综合开发研究院联合课题组(1997~1999):《中国国际竞争力发展报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李扬、王国刚、刘煜辉(2005):《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人民出版社。
- 李正辉、万晓飞(2008):《金融生态国际竞争力促进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金融研究》,第4期。
- 徐诺金(2005):《论我国的金融生态问题》,《金融研究》,第2期。
- 赵彦云、汪涛(2000):《金融体系国际竞争力理论及应用研究》,《金融研究》,第8期
- 甄峰、赵彦云(2008):《中国制造业产业国际竞争力:2007年国际比较研究》,《中国软科学》,第7期。
- 中国人民大学竞争力与评价研究中心课题组(2001):《中国国际竞争力发展报告(2001)》,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程 炼)

附表1 金融体系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标表

要素	编码	指标名称(单位)
中央银行	1.1	国家总储备,含黄金和官方储备(10亿SDR)
	1.2	短期实际利率(平均实际贴现率/优惠利率)N
	1.3	国家信用评级,《机构投资者》杂志的评估
	1.4	中央银行对经济发展是否有积极影响 S
	1.5	资本成本是否阻碍竞争性企业的发展 S
	1.6	汇率稳定度(本币相对于特别提款权的汇价变动)N
	1.7	汇率是否支持公司的竞争力 S
商业银行	2.1	银行部门资产占GDP比重(%)
	2.2	利差(贷款利率减存款利率)N
	2.3	人均银行卡交易量(美元)
	2.4	银行制度是否阻碍国家竞争 S
	2.5	银行和金融服务是否有效支持经济的活力 S
	2.6	金融机构透明度是否充分 S
	2.7	金融教育是否充分 S
	2.8	金融技术人才在劳动力市场上是否容易获得 S
资本市场	3.1	股票市场筹资额(10亿美元)
	3.2	人均股票市场交易额(美元)
	3.3	国内上市公司数目
	3.4	股东的权力与义务是否有明确界定 S
	3.5	股票市场指数百分比变化(%)
	3.6	股票市场筹资额占GDP比例(%)
	3.7	证券投资资产(10亿美元)
	3.8	证券投资负债(10亿美元)
投资环境	4.1	实际国内(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
	4.2	通货膨胀率预测值(%)N
	4.3	投资风险,《欧洲货币》国家信用评级
	4.4	(经济周期中)经济的回复是否强劲 S
	4.5	投资激励是否足以吸引外国投资 S
	4.6	国家/地区保护主义是否阻碍外国商品及服务进口 S
	4.7	国家/地区海外形象是否推动贸易发展 S
	4.8	固定资本形成占GDP比例(%)
企业金融	5.1	信贷能否顺畅地从银行向企业流动 S
	5.2	企业发展是否容易获得风险资本 S
	5.3	进入国内外资本市场是否容易 S
	5.4	自我融资现金流是否可以充分满足企业需求 S
	5.5	企业负债是否阻碍企业竞争 S
	5.6	外国投资者能否自由获得国内公司控制权 S
	5.7	股票市场(包括二级市场)能否为公司提供充足资金 S

注:标注 N 表示逆指标,即指标数值越小得分越高,标注 S 表示调查指标。